



特 別
^21
4254
2

友誼
1278





21
4254
2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屋



<97-70>

第三卷

蘇文尹鬼斷家私

玉樹庭前請謝紫荊花下三田捐寬利好弟兄賢父母心中歡然多少爭財競產同根苦
 自相煎相持蚌柱垂涎落得漁人取使
 這首詞名為西江月是勸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說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人為善的儒教有
 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滿卷千言
 萬語看來都是勸語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字經中又只消
 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
 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相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
 的分什麼爾我較甚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不得自家要起眉毛
 掙此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元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
 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為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
 難得者兄弟且說人生在世至親的莫如爹娘爹娘養下我來時節極早已是壯年
 了況且爹娘守得我同去也多半世相處再說至愛的莫如夫妻白頭相守極是長久的
 了然未做親以前你張我李各門各戶也空著幼年一段只有兄弟們生於一家從幼相隨
 到老有事共商有難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誼譬如長田美產今日棄了明日又可賣

今古奇觀

卷三

得來的若失了個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終身缺陷說到此地豈不是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者是為田地上壞了手足親情到不如窮漢赤光沒得承受反為乾涸省了許多是非口舌如今在下說一節國朝的故事乃是滕縣尹鬼師家私這節故事是勸人重義輕財休忘了兄弟兩字經看官們或是有弟兄沒弟兄都不關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接著心頭學好做人便是正是

善人聽說心中刺

惡人聽說耳邊風

話說國朝水滸年間北直順天府香河縣有個倪太守雙名守謙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陳氏單生一子名曰善繼長大娶之後陳夫人身故倪太守罷官歸居雖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放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不肯安閑享其年七十九歲倪善繼對老子說道人生七十古來稀父親今年七十九齊頭了何不把家事交卸與孩兒掌管些見成茶飯豈不為美老子搖著頭說幾句道

在日管一日替你心替兩刀插些利錢穿共與直待兩脚壁立直那時不關我事得每年十月間倪太守親往莊上收租整月的住下莊戶每家肥雞美酒儘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幾日偶然一日午後無事繞莊開步觀看野景忽然見一個女子同著一個白髮婆向溪邊石上搗衣那女子雖然村粧打扮頗有幾分姿色

婆同深黑眼若波明纖纖十指似裁葱曲曲雙眉如抹黛隨常布帛僧身軀著綾羅點

景野花美丰儀不須釵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紀正當時

倪太守老興勃發看得呆了那女子搗衣已畢隨著老婆婆而走那老兒留心觀看只見他走過數家進一個小小白籬籠回內去了倪太守連忙轉身喚管莊的來對他說如此如此教他訪那女子跟腳會否許人若是有他家時我要娶他為妾未知肯否管莊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領命便主原來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管莊的訪得消息就與那老婆婆說我老爺見你女孫兒生得齊整意欲聘為偏房雖說是做小奶奶奶去世已久上面並無人拘管嫁得成時豐衣足食自不須說連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顧臨終還得個好斷送只怕你老人家沒福老婆婆聽得花錦以一片說話即時依允也是姻緣前定一說便成管莊的回覆了倪太守大喜講定財禮討過看個吉日又恐兒子阻攔就在莊上行聘莊上做親成親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為証

一個烏紗白髮一個綠鬢紅粧拈騰騰樹嫩花香好似奶公相榜 一個心中悽楚一個

暗地驚慌只愁那話忒即當雙手扶持不上

當夜倪太守抖擻精神勾消了姻緣簿上真個是

恩愛莫忘今夜好 風光不減少年時

過了三朝喚乘轎子擡那梅氏回宅與兒子媳婦相見闔宅男婦都來叩頭稱爲小奶奶倪

今古奇觀

卷三

二

要尋大兒子問其緣故又想道天生無緣逆種與他說也沒幹絲也罷了含了一口悶氣回到房中偶然脚慢絆著門檻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擡到醉翁床上坐下已自不省人重急請醫生來看醫生說是中風忙取薑湯灌醒扶他上床雖然心下清爽却滿身麻木動彈不得梅氏坐在床頭煎湯煎藥股動伏侍連進幾服全無功效醫生診脈道只好延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繼聞知也來看觀了幾遍見老子病勢沉重料是不起便呼公喝六打董醫僕預先裝出家主人的架子來老子聽得愈加煩惱梅氏只是啼哭連小學生也不去上學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篤喚大兒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頭帳目總數都在上面吩咐道善述年方五歲求食尚要人照管梅氏又是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與他也是枉然如今盡數交付與你倘或善述日後長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替他娶居媳婦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畝勿令饑寒足矣這段話我寫在案上家私簿土就當分家把與你做個執照梅氏若願嫁人聽從其便倘肯守著兒子度日也莫強他我死之後你一一依我言語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繼把簿子揣開一看果然開得細寫得明滿臉唯唯笑來連聲應道爹休憂慮恁兒一一依著吩咐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見他去得遠了兩眼含淚指著那孩子道這小畜家難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盤托出都把我大兒子了教我母子兩日異日把什麼過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繼不是個良善之人若將家私平分了連這小孩子的性命也難保不如都

把與他竟無如思梅氏又哭道雖然如此自古道子無嫡庶分得厚薄不均被人笑話倪太守道我也顧他不得了你年紀正小趁我未死將孩子囑付善繼待我去世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蓋你心中揀個好頭腦自己去圖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們身邊討氣與梅氏道說那裏話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況又有這小孩兒怎割捨得拋他好歹要守在這孩子身邊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有志守終身麼真非日久生悔梅氏就發起大誓來大守道你若立志果堅莫愁母子沒得過活便向枕邊摸出一件東西來交與梅氏梅氏初時只道又是一個家私簿子却原來是一尺闊三尺長的一個小抽子梅氏道要這小抽兒何用倪太守道只是我的行樂圖其中自有奧妙你可悄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長善繼不肯看顧他你也只公藏於心等得個賢明有司官來你即將此抽去訴理述我遺命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儘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抽子話休絮煩倪太守又過了數日一夜痰厥叫喚不醒嗚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歲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早知九泉將不去 作家辛苦若何絲

且說倪善繼得了家私簿又討了各倉各庫匙鑰每日只去查點家財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親房裏問安直等嗚呼之後梅氏羞了鬢去報知凶信夫妻兩日方纔跑來也哭了幾聲老爹爹沒一個時辰就轉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屋幸得衣衾棺槨諸事都是預辦下的不

要說善繼費心殫成服後梅氏和小孩子兩日守著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離善繼只是
點名庶幾全無哀痛之意七中便擇日安葬回喪之夜就把梅氏房中鋪箱倒篋只怕父親
存下些私房銀兩在內梅氏乘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李圖把自己原家夾的兩隻箱籠到
先開了提出幾件穿舊衣裳教他夫妻兩日檢看善繼見他大意到不來看了夫妻兩日兒
亂！一日自去梅氏思最苦切放聲大哭那小孩子見親娘如此哀哀哭個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應墮淚 從教鐵漢也酸心

次早便善繼又喚個做屋匠來看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與自家兒子做親將梅氏母子搬
到後園三間雜屋內棲身只與他四脚小床一張和幾樣粗糧粗糧連好傢伙都沒一件原
在房中伏侍有兩個丫鬟只揀大的又喚去了止留下十一二歲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廚
下取飯有菜沒菜都不照管梅氏見不方便索性計些飯米堆個土竈自炊來喫早晚做些
針指買些小菜將就度日小學生到附在鄰家上學束脩都是梅氏自出善繼又屢次教妻
子勸梅氏嫁人又尋媒妁與他說親見梅氏誓死不從只得罷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
言不語所以善繼雖然兇狠也不將他母子放在心土光陰似箭善繼不覺長成一十四歲
原來梅氏平生謹慎從前之事在兒子面前一字也不題只怕孩子家日消引出是非無益
有損守得一十四歲時他的中漸漸涇渭分明滿他不得了一口向母親討件新絹衣穿梅
氏回他沒錢買得善進道我爹做過太守生我兄弟兩人今見哥哥恁般富貴我爹一件

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恁地既沒錢我自與哥哥討說說就給梅氏一把扯住這我見
一件絹衣值甚大事也弄開口水人常言道惜福積福小來穿得大來穿得小時穿了絹
到大來線也沒得穿了再過兩年等你讀書進步做娘的情願賣身來做衣服與你穿著你
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纏他甚麼善進道這說得是日雖管應心下不以爲然想善繼教父罵罵
家私少不得兄弟兩個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隨娘晚來晚來的油瓶怎麼我哥哥全不看見
娘又是恁般說終不然一疋絹兒沒有我分直待娘賣身來做與我穿善進道好生奇怪
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恁的心生一計瞞了母親遲到大宅裏去尋見了哥哥與哥哥
善繼到吃了一驚問他來做甚善進道我是個細細手前身上藍布衫人恥笑特來尋哥
哥討正絹去做衣服善進道你要衣服穿自與娘討善進道老哥家私是哥哥的今日
娘管善繼聽說家私二字題目來得大了便紅著臉問道這句話是那一個教你說的你今日
來討衣服穿還是來爭家私善進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祈今日先要件衣服穿與你
細道你這般野種要什麼休面老爹善進道有萬貫家私自有嫡子嫡孫子你野種何事你今
日是聽了甚人窺探到此計野火喫真要著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無安身之處善進道
一般是老爹所生怎麼我是野種惹著你性子便恁地將道謀害了我娘兒兩個你就
古了家私不成善繼大怒罵道小畜生敢打我幸伴他衣袖兒拾起拳頭一連七八個舉
舉打得頭皮都青腫了善進擺臉了一道烟走出哀哀的哭到母親前來一五一十備細

說與母親知道梅氏抱恨道我教你不要惹事你不聽教訓打得你好日裏難如此說來
青布衫替他磨那頭上腫處不覺兩淚交流有詩為証

少年夢婦擁遺孤

食薄衣單百事無

只為家庭缺孝友

同枝一樹刺柴枯

梅氏左思右慮恐怕善繼氣怒到遣使女進去致意說小學生不曉世事沖撞長兄認個不
是善繼且自怨氣不息次日侵早遣幾個族人在家取出父親親筆分開論梅氏母子到案
公同看了會報長在上不是善繼不肯養他母子要撻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與我爭家
私發許多說話誠恐日後長大說話一發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更甚在房一所
用五十八畝都是遺依老善述遺命毫不敢自專伏乞尊親長作証這善繼族平日與善
繼做人利害又且父親親筆遺囑那個遺言多嘴做開家都將好看的話兒來說那奉承
善繼的說道千金難買古人筆照依分開再沒話了就是那可憐善述母子的也只說道男
子不與分時做女子不蓄嫁時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
要自去擇擇得真嫌薄各人自有個命在梅氏料道在團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聽憑分
折同善述謝了眾親長拜別了祠堂教了善繼夫婦教人搬了幾件舊傢伙和那原來的
兩隻箱籠僱了生日騎坐來到東莊屋內只見荒草滿地屋五種疎是多年不修葺的上湯
下溼怎生住得將就打掃一兩間安頓床鋪喚莊戶來問時連這五十八畝田都是最下不

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還不能勾培乾年只好賸糧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學生有智
母親道我弟兄兩個都是老爹爹親生為何分開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緣故莫非不是老
爹爹親筆自古道家私不論尊卑親何不吉官申理厚薄憑官府斷判到無怨心梅氏被
孩兒題起線索便將十來年陰下衷情都說出來道我兒休疑分關之語這正是你父親之
筆他道你年小恐怕做哥的時候所以把家私都判與他以安其心臨終之日只與我行
錄圖一軸再三囑咐其中含藏啞謎直待賢明有司在任送他詳審包你母子兩日有得過
活不致貧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行樂圖在那裏快取來與孩兒一看梅氏開了箱
兒取出一個布包來解開包裏面又有一重油紙封著折了封展開那一尺闊三尺長的
小軸兒掛在椅上母子一齊下拜通陳道村莊香燭不便乞恕意慢善述拜罷起來仔細看
時乃是一個坐像烏紗白髮畫得手采如生懷中抱著嬰兒一隻手指著地下揣摩了半响
全然不解只得依舊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煩悶過了數日善述到前村要訪個師父講解偶
從關王廟前經過只見一夥村人擡著猪羊大禮祭賽閑聖善述立住擡頭時看又見一個
過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來問看問著衆人道你們今日為甚賽神衆人道我們遭了
屈官司幸賴官府明白斷明了這公事向日許下了神道願心今日特來拜償老者道甚麼
屈官司怎生斷的內一人道本縣向奉上司明文十家為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
有個趙裁是第一手針線常在人家做夜作有幾日不歸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餘不歸老

婆劉氏央人四下尋覓並無踪跡過數日河淨內出一個屍首頭都打破的地方報與官府有人認出衣服正是那趙裁趙裁出門前一日曾與小人酒後爭句問話一時發怒打到他家毀了他幾件家私這是有誰知他老婆把這樁人命告了小人前在途知縣聽信一面之詞將小人問成死罪同甲不行舉首連累他們都有罪名小人無處伸冤在獄三載幸遇新任縣爺他雖鄉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質審時節哭訴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後爭鬧不是深仇怎的就謀他一命准了小人狀詞出牌拘人覆審縣爺一眼看著趙裁的老婆干不說萬不說開口便問他會否再醮劉氏道家貧難守已嫁人了又問嫁的甚人劉氏道是班輩的裁縫叫沈八漢賸爺當時飛拿沈八漢來問道你幾時娶這婦人八漢道他丈夫死了一個多月小人方纔娶回賸爺道何人為媒用何聘禮八漢道趙裁在日曾借過小八七八兩銀子小人聞得趙裁死信走到他家探問就便催取這銀子那劉氏沒得抵償賸爺將身許與小人准折這銀兩其實不會央媒賸爺又問道你做手藝的人那裏來這七八兩銀子八漢道是陸續湊與他的賸爺把紙筆教他細開逐次借銀數目八漢開了出來或米或銀共十二次湊成七兩八錢之數賸爺看罷大罵道趙裁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好人便用夾棍夾起八漢還不肯認賸爺道我說出情弊教你心服既恐方本盤利難道再沒第二個人托得恰好都借與趙裁必是平日間與他妻子有奸趙裁貪你東西知情故縱以後想做長久夫妻便謀死了趙裁却又教道那婦人告狀搥在成大身上今日你問賬的字與舊

時狀紙筆跡相同這人命不是你是誰再教把婦人撈起要他承認劉氏聽見賸爺言語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師一般魂都驚散了怎敢抵賴擗子套上便承認了八漢只得也招了原來八漢起初與劉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後來往來勤了趙裁怕人眼目漸有隔絕之意八漢私與劉氏商量要謀死趙裁與他做夫妻劉氏不肯八漢乘趙裁在人家做生活回來哄他店上喫得爛醉行到河邊將他推倒用石塊打破腦門沉屍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婦人回去後因屍骸浮起被人認出八漢聞得小人有事嚷之陳卻去喚那婦人告狀那婦人直待嫁後方知丈夫是八漢謀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語却被賸爺察出真情將他夫妻抵罪釋放小人寧家多承列位親隣勸出公分替小人養神老翁你道有這般家事麼老有道恁般賢明官府真個難過本縣百姓有幸了倪善述總在府裏使回家學與母親知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將行樂圖去告訴更待何時母子商議已定打聽了放告日期梅氏起個黑早領着十四歲的兒子帶了趙兒來到縣中叫喊大尹見沒有狀詞只有一個小小軸兒甚是奇怪問其緣故梅氏將倪善述平昔所為及老子臨終遺囑備細說了賸爺收了軸子教他且去待我進衙細看正是

一福畫圖藏啞謎

千金家事仗搜尋

只因發婦孤兒苦

費盡神明大尹心

不題梅氏母子回家且說大尹放告已畢退歸私衙取那一尺闊三尺長的小軸看是倪

太守行樂圖一手抱個嬰孩一手指著地下推詳了半日想道這個嬰孩就倪是善述不消說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麼又想道他既有親筆分賜官府也難做主了他說軸中含藏啞謎必然還有個道理若我斷不出此事枉自聰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將畫圖展玩于思萬想如此數日只是不解也是這事合當明日自然生出機會來一日午飯後又去看那軸子了餐送茶來喚將一手去接茶碗偶然失掉潑了些茶將軸子沾溼了滕大尹放了茶碗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晒乾忽然日光平照見軸子裏面有些字影朦朧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上面寫道 老夫官居五馬壽齡八旬死在旦夕亦無所恨但孽子善述方年過歲急未成立願善繼業缺孝友日後恐為所欺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產悉以授繼惟左偏舊小屋可分與述此屋雖小室中左壁埋銀五千作五鎊右壁埋銀五十金作六鎊可以準田園之額後有賢明有司主斷著述兒奉酬白金三百兩八十一翁倪守謙親筆 年月日 押

原來這行樂圖是倪太守八十一歲上與小孩子做週歲時預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虛也滕大尹最有機變的人看見問著許多金銀未免垂涎之意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差人密拿倪善繼來見我自話說却說倪善繼獨占家私心滿意足日日在家中快樂忽見縣差牽著手此狗喚時刻不容停箇善繼推阻不得只得相隨到縣正直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稟道倪善繼已拿到了大尹喚到案前問道你就是倪謙長子麼善繼應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狀告你說你逐母逐弟占產占房此事真麼倪善繼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邊從幼撫養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並不會逐他其家財一節原是父親臨終親筆分析定的小人並不敢有違大尹道你父親親筆在那裏善繼道見在家中容小人取來呈覽大尹道他狀詞裏告將家財萬貫非同小可遺筆真偽也未可知念你是親紳之後且不難為你明日可喚齊梅氏母子我親到你家查問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難以私情而論喝教單挾押出善繼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聽審公案得了善繼的東道放他回家去詎自往東庄拘人去了再說善繼見官府日氣利害好生驚恐論起家私其實全未分析單單持著父親的分關執照于鈞之力須要親族見証方好連夜將銀兩分送三堂親長囑托他次早都到家來若官府問及遺筆一事求他回聲相助這夥三黨之親自從倪太守亡後從不曾見善繼一盤一盒歲時也不曾酒杯相及今日大塊銀子送來正是開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各各安心落得受了買賣東西喫明日見官旁觀動靜再作區處時人有詩云

不將後母動狀詞

自是為無意太私

今日將銀買三黨

何如當日贈孤兒

却說梅氏見縣差拘喚已知縣主與他做主過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縣中去見滕大尹大尹道憐你孤兒寡婦自然該替你說法但聞得善繼執得有七父親筆分關這怎

磨處梅氏道分關雖寫得有却是保全兒子之計非出亡夫本心恩官只看家私簿上數目便可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難斷家私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謝道若得免於饑寒足矣豈望與善繼同做富家郎乎勝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繼家伺候善繼早已打掃廳堂上設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爐好香一面催請親族早來守候梅氏和善繼到來見十親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見了也未免說幾句柔情的話見善繼雖然一肚子惱怒此時也不好發洩各各暗有打點見官的說話尚不多時只聽得遠遠喝道之聲料是縣主來了善繼整頓衣帽迎接親族中年長知事的准備上前見官其幼輩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後張望打探消息只見一對對執事兩班排立後面善繼傘下蓋着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候家門首執事跪下忙喝一聲梅氏和候家兄弟都一齊跪下來迎接門子喝聲起去轎夫停了五兩屏風轎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跨下轎來將欲進門忽然對着空中連連打恭曰稟應對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衆人都吃驚看他做甚模樣只見滕大尹一路指讓直到堂中連作數揖日中所言多寒溫的言語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個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連忙轉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謙讓方纔上坐衆人看他見神見鬼的模樣不敢上前都兩旁站立呆看只見滕大尹在上坐拱揖開談道令夫人將家產事告到晚生手裏此事端的如何說罷便作顧聽之狀良久乃搖首吐舌道長公子太不良了解聽一會又自說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會又說

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計又連聲道領教又停一時說道這頂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領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當此厚惠推遲了多時又道既奉尊命懇切晚生勉備僥給批照與次公子收執乃起身又連作數揖日爾晚生便去衆人都看得呆了只見滕大尹立起身來西看問道倪爺那裏去了門子稟道沒見甚處倪爺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喚善繼問道方纔令尊老先生親在門外相迎與我對坐了講這半日說話你門諒必都聽見的善繼道小人不曾聽見滕大尹道方纔長長的身兒瘦瘦的臉兒高顴骨細眼睛長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鬚銀也似白的紗帽皂靴紅袍金帶可是倪老先生模樣麼嚇得衆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樣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見了他說家中有兩處大廳堂又東邊舊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繼也不敢隱瞞只得承認道有的大尹道且到東邊小屋去一看自有話說衆人見大尹半日自言自語說得活龍活現分明是倪太守模樣都信道倪太守真個出現了人人吐舌個個驚心誰知都是滕大尹的乃計他是看了行樂圖照依小像說來何曾有半句是真話有詩爲証

聖賢自是容明日 惟有鬼神不敢觸
若非大尹假裝詞 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繼引路衆人隨着大尹來到東邊屋內這舊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時所居自從造了大廳大堂把舊屋空着只做個倉廩堆積些零碎米麥在內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後走

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道你父親果是有靈家中事體備細與我說了教我主張這所舊宅子與善道你意下何如善道明頭道但憑恩臺明斷大尹討家私簿子細細看了連聲道也好做大家事看到後面遠筆分開大笑道你老先生自家寫定的方纔却又在面前說善道許多不是這個老先生也是沒主意的喚善道過來既然分開寫定這些田園帳目一一給與善道不許妄爭那梅氏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見大尹又道這善道與善道此屋中之所有善道也不許妄爭善道想道屋內破家破伙不值甚事便堆下些的米麥一月前都費得七八了存不多兒我也便宜了便連連答應道恩臺明斷大尹道你要一言為定各無翻悔眾人既是親族都來做個証見方纔倪老先生當面囑託說此屋左壁下埋銀五千兩作五鐔當與次兒善道不信稟道若果然有此即使萬金亦是兄弟的小人並不敢爭執大尹道你就爭執時我也不准便叫手下討鋤頭鐵鍬等器梅氏母子作眼幸領民人往東壁下掘開牆基果然埋下五個大鐔發起來時鐔中滿滿都是光銀子一鐔把銀子上秤稱時算來是六十二斤半剛剛一下兩足數眾人看見無不驚訝善道益發信實了老兒父親陰靈出見面訴縣主這個銀錢我們尚且不知縣主那裏知道只見大尹教把五鐔銀子一字兒擺在自案面前又吩咐梅氏道右壁還有五鐔亦是五千之數更有一鐔金子方纔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謝之意我不放當他再三相強我只得領了梅氏同善道叩頭說道左壁有銀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

知之據你家老先生是任般說想不是虛話再教人發掘西壁果然六個大鐔五鐔是銀一鐔是金善道看著許多黃白之物眼中盡放出火來恨不得搶他一鐔只是有言在前一句不敢開口大尹寫個照帖遞與善道為照將這房家人判與善道母子梅氏同善道不勝之喜一同叩頭拜謝善道滿肚不樂也只得儘幾個頭強說句多謝恩臺主張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鐔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眾人都說善道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之當然那個敢道不是這正叫做鴉蚌相持漁人得利若是倪善道存心忠厚兄弟和璋肯將家私平分這于兩黃金弟見大家該五百兩怎到得幾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于幾萬計何曾算討得他人只算討得自家而已閒話休題再說梅氏母子次日又到縣拜謝大尹大尹已將行樂圖取去還筆重新表過給還梅氏收藏梅氏母子方悟行樂圖上一手托著指地下所藏之金銀也此時有了這十鐔銀子一般置買田園遂成富室後來善道娶妻連生三子讀書成名梅氏門中只有那一枝極盛善道兩個兒子都好遊歷業善道死後兩所大宅邸皆與叔叔善道管業里中都曉得倪家之事未的無不以爲天報云詩曰
從來大道有何私 甚笑倪郎心大痴 忍以禍兒欺庶母 却教死父算生兒
動中裁字非無意 壁下埋金屬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 不生爭競不與詞

第早稍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四卷

裴晉公義遠原配

官居極品富千金

惟有存仁并積善

享用無名白髮侵

千秋不朽在人心

當初漢文帝朝中有個寵臣叫做鄧通出則隨帝寢則同榻寵幸無比其時有神相許晉相
 班鄧通之而有繼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文帝聞之怒曰富貴誰我誰人窮得鄧通遂將
 蜀道銅山賜之使自鑄錢當時鄧氏之錢布滿天下其富敵國一日文帝偶然生下個癩
 疽膿血淋漓疼痛難忍鄧通跪而吮之文帝覺得爽快便問道天下至愛者何人鄧通答道
 莫如父子恰好是太子入宮胡疾文帝也教他吮那癩疽太子推辭道臣方食解膾恐不宜
 近聖恙太子出宮去了文帝嘆道至愛莫如父子尚且不肯為我吮疽鄧通愛我勝如吾子
 誰是恩寵轉加皇太子聞知此語深恨鄧通吮疽之事後來文帝駕崩太子即位是為景帝
 遂治鄧通之罪說他吮疽獻媚壞亂錢法籍其家產閉於空室之中絕其飲食鄧通果於獄
 死又漢景帝是丞相周亞夫也有繼理紋在口景帝忌他威名尋他罪過下之於廷尉獄中
 亞夫怨恨不食而死這兩個極富極貴犯了餓死之相果然不得善終雖然如此又有一說
 道是面相不如心相原如上等貴相之人也有做下虧心事損了陰德反不得好結果又有
 犯著惡相他却因地端正肯積陰功反禍為福此是人定勝天非相法又不靈也如今說

今古奇觀

卷四

二

唐朝有個裴度少年時貧落未遇有人相他繼理紋人口去當餓死後遊香山寺中於井亭欄杆上拾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遺失之物我豈可損人利己壞了心術乃坐而守之少頃聞只見有個婦人啼哭而來說道老父陷獄借得三條寶帶要贖罪偶到寺中盟手焚香遺失在此如有人拾取可憐見還全了老父之命裴度將三條寶帶即時交還婦人婦人拜謝而去他日又過了那相士相士大驚道足下骨格全改非復昔日餓殍之相得非有陰德乎裴度辭以沒有相士云足下誠自思之必有拯溺救焚之事裴度乃言還帶一節相士云此乃大陰功他日富貴兩全可預賀也後來裴度果然進身及第位至宰相壽登耄耋正是

面相不如心相准

為人須是積陰功

假饒方寸難移相 假幸焉能享萬鍾
說話的你只道裴晉公是陰德上積來的富貴誰知他富貴以後陰德更多則今聽我說裴還原配這節故事却也十分難得話說唐憲宗皇帝元和十三年裴度復兵削平了淮西反賊吳元齊還朝拜為首相進爵晉國公又有兩處積久負固的藩鎮都懼他裴度威名上表獻地贖罪煥黃節度使王承宗願獻德棣二州吉州節度使李師道願獻沂密海三州憲宗皇帝看見外寇漸平天下無事乃修龍殿液龍首池起承曜殿大興工木又聽山人柳必合長生之藥裴度屢次切諫都不聽佞臣皇甫鉞量度支程異掌鹽鐵專一刻剝百姓財物名

為英餘以共無事之費餘是投了憲宗皇帝之後兩個佞臣並同平章事裴度羞與同列去表求退憲宗皇帝不許乃說裴度好立朋黨漸有疑忌之心裴度自念功名太盛惟恐得罪乃口不談朝事終日縱情酒色以樂餘年四方郡牧往往訪覓歌兒舞女獻與相府不一而足為起裴晉公那裏要人來獻只是這班阿諛諂媚的要博相國歡喜自然重價購求也有用強徭取的鮮衣美服或假作家妓或偽稱侍兒遣人懇懇懇懇的送來裴晉公來者不拒也只得納了再說晉州萬泉縣有一人姓唐名璧字國寶曾舉孝廉科初任括州龍泉縣尉再任越州會稽丞先在鄉時聘定同鄉黃太學之女小娥為妻因小娥尚在稚齡待年未嫁比及再任唐璧甫任遊官卻在南方以此兩下謠此不曾婚配那小娥年方二九生得臉似堆花體如琢玉又且通於音律凡簫管琵琶之類無所不工晉州刺史奉裴晉公要在所屬地方選取美貌歌姬一隊進奉已有了五人還少一個出色掌班的聞得黃小娥之名又道太學之女不可輕得乃捐錢三十萬囑把萬泉縣令求之那縣令又奉承刺史遣人到萬太學家致意黃太學回道已經受聘不敢從金縣令再三強求黃太學只是不允時值清明個暮夜相伴立刻送到晉州刺史處交割硬將三千萬錢搬在他家以為身價比及黃太學回來曉得女兒被縣令劫去急往縣中已知送晉州了再到晉州將情哀求刺史刺史道你女兒才色過人入相府必然擅寵豈不勝作他人箕帚乎況已受我聘財六十萬錢何不

贈與汝婿別圖配偶黃太學道縣主乘其掃墓將錢委置某未嘗面受况止三十萬今悉持在此某願領女不願領錢也刺史拍案大怒道你財賣女却又瞞過三十萬強來絮語是何道理汝女已送至晉國公府中矣汝前往相府取索在此無益黃太學看見刺史發怒出言圖賴再不敢開口兩眼含淚而出在晉州守了數日欲得女兒一見寂然無信歎了口氣只得回縣去了却說刺史將千金置買與服飾空珠瓔珞等物那六個女子如天仙相似全副樂器整日在衙中操演直待晉國公生日將近遣人送去以作賀禮那刺史費了許多心機破費了許多錢鈔要博相國一箇大歡喜誰知相國府中歌舞成行各鎮所獻美女也不計其數這六個人只湊得鬧熱相國府里便看的眼裏留在心裏從來奉承儘有折本的都似此類有詩為証

割肉剝膚買上權

千金不吝備吹彈

相公見慣渾問事

羞殺州官與縣官

話分兩頭再說唐壁在會稽任滿該得升遷相黃小娥今已長成且回家畢姻然後赴京未幾當下收拾官囊望萬景縣進發到家次日就去謁見岳丈黃太學黃太學已知為着嫌事不等開口便將女兒被奪情節一五一十備細告訴了唐壁聽罷呆了半晌咬牙切齒恨道大丈夫浮沉薄宦至一妻之不能保何以生為黃太學動道賢婿英年才望自有好姻緣相與吾女兒自沒福相從遭此強暴休得過傷懷抱恨有誤前程唐壁怒氣不覺到州官縣官

處與他爭論黃太學又勸道人已去矣爭論何益况當今我相國府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倘失其歡心恐於寶婿前程不便乃將縣令所留三十萬錢撥出交付唐壁道以此為圖婚之費當初宅上有碧玉玲瓏為聘在小女身邊不得奉還矣賢婿須念前程為重休為小挫以誤大事唐壁兩淚交流道某年近三十旬又失此佳偶琴瑟之事終身已矣聽名微利誤人之本從此亦不復思進取也言訖不覺大慟黃太學也還痛起來大家哭了一場方罷唐壁那里肯收這錢去遂自空身回了次日黃太學親到唐壁家再三解勸窳撥他早往京師聽調得了官職然後徐議良姻唐壁初時不肯被丈人一連數日強逼不過思量在家氣悶且到長安走道也好排遣勉強擇吉買了舟程丈人將三十萬錢暗地放在舟中私下囑使人送開船兩日後方可稟知主人拿去京中好做使用計個美缺唐壁見了這錢又感傷了一場吩咐蒼頭此是黃家賣女之物一文不可動用在路不一日來到長安僱人排了行李就裝相國府中左近處下個店房早晚府前行走好打探小娥信息過了一夜次早到吏部報名送歷任又簽查驗過了回寓吃了飯又到相府門前守候一日最少也走過十來遍住了月餘那里通得半個字這些官吏們一出一入如馬蟻相似誰敢上前把這沒頭腦的事問他一聲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一日吏部掛榜唐壁授湖州錄事參軍這湖州又在南方是熟遊之地唐壁也到歡喜喜有

了誥敕收拾行李俾喚船隻出京行到潼方津地遇了一夥強人自古道懷藏護盜只爲這三十萬錢帶來帶去露了小人眼目惹起貪心就結夥做出這事來這夥強人從京城外直跟至潼津背地通同了船家等待夜靜一齊下手也是唐璧命不該終正在船頭上登東看見鋒勢不好急忙跳水上岸逃命只聽得這夥強人亂了一回通船都撐去蒼頭的性命也不知死活舟中一應行李盡被劫去光光剩個身子正星

屋漏更遭連夜雨

船遲又被甘頭風

那三十萬錢和行囊還是小事如有歷任文簿和那誥敕是朝廷的執照也失去了連官也做不成唐璧那一日真個是控天無路訴地無門思量我百世時乖運蹇一事無成欲待回鄉有何面目欲待再往京師向吏部衙門投訴那身畔並無分文盤費怎生得這里又沒有相識借貸難道求乞不成欲待投河而死又想堂堂一軀終不然如此結果坐在路傍想了又哭哭了又想左算右算無計可施從半夜直哭到天明喜得絕處逢生遇著一個老者藹杖而來問道官人爲何哀泣唐璧將赴任被劫之事告訴了一遍老者道原來是一位大人失敬了舍下不遠請移步則個老者引唐璧約行一里到於家中重復敘禮老者道老漢姓蘇兒子喚做蘇鳳華見做湖州武源縣尉正是大人屬下大人往京老漢願少助資斧即忙備酒飯管待取出新衣一套與唐璧換了捧出白金二十兩權充路費唐璧再三謝別了蘇老獨自一個上路再往京師舊店中安下店主人聽說路上吃虧好生悽慘唐璧到吏

部門下將情稟與吏部宜道是告敕文簿盡空毫無巴鼻難辨真偽一連求了五日並不作准身邊銀兩都在衙門使費去了回到店中只叫得苦兩淚汪汪的坐著納悶只見外面一人約了半百年紀頭戴軟紗帽身穿紫衫衫帶帶見靴好是押衙官模樣走進店來見了唐璧作了揖對面而坐問道下何方人氏到此貴幹唐璧道官人不問猶可問我時教我一時訴不盡心中苦情說未絕聲簌簌掉下淚來紫衫人道尊意有何不美可細話之或者可共商量也唐璧道我姓唐名璧晉州萬泉縣人氏近除湖州錄事參軍不期行至潼津忽遇盜劫資斧一空歷任文簿和告敕都失了難以到任紫衫人道中途被劫非關足下之事何不以此情訴知吏部重給告敕有何妨礙唐璧道幾次哀求不蒙憐准教我住兩難無門想告紫衫人道當朝裴晉公每懷惻隱極肯周旋落難之人足下何不去向裴唐璧聽說愈加悲泣道官人休題起裴晉公三字使某心腸如割紫衫人大驚道足下何故道出此言唐璧道某幼年定下一房親事因屢任南方未成婚配却後知州知縣尹用強奪去湊成一班女樂獻與晉公使某壯年無室此事雖不願晉公受人詔媚以致府懸年先獻納分明是他拆散我夫妻一般我今日何忍復往見之紫衫人問道足下所定之室何姓何名當初有何爲聘唐璧道姓黃名小娥聘物碧玉玲瓏見在彼處紫衫人道某即晉公親枝得出入內室當爲足下訪之唐璧道候門一入無復相見之期但願官人有便傳一信息使他知我心事死亦瞑目紫衫人道明日此時定有好音奉報說罷拱一拱手走出門去

了唐璧轉想悔起來那紫衫人必是晉公親信之人遣他出外探事的我方纔不
合議論了他幾句頗有怨望之言倘或述與晉公知道激怒了他降禍不小心下好生不安
一夜不曾合眼巴到了天明梳洗罷便道我府籍望只聽說令公給假在府不出外望雖
如此仍有許多文書來往內外奔走不絕不見昨日這紫衫人等了許久回店去吃了些
午飯又來守候絕無動靜看看天晚眼見得紫衫人已是謬言失信了嗟歎了數聲凄涼涼
涼的回到店中方欲點燈忽見外面兩個人似令官粧扮慌慌忙忙的走人店來問道那一
位是唐璧軍嚇得唐璧躲在一邊不敢答應店主人趕來問道二位何人那兩個人答道
我等乃裴府中堂吏奉令公之命來請唐璧軍到府講話店主人指道這位就是唐璧只得
出來相見說道我與令公素未通詞何緣見召且身穿裝衣豈敢唐突堂吏道令公立等參
軍休得推阻兩個左右脫扶著飛也似跑進府來到了堂上教參軍少坐容某等稟過令公
却來相請兩個堂吏進去不多時只聽得飛跑出來復道令公給假在內請進去相見一路
轉轉抹抹角角都點得燈燭輝煌耀耀如自日一般兩個堂吏前前後後引路到一個小小廳中只
見兩行紗燈排列令公角巾便服拱立而待唐璧慌忙拜伏在地流汗浹背不敢仰視令公
傳命扶起道私室相延何勞過禮便教看坐唐璧謙讓了一回坐於旁側偷眼看著令公正
是昨日店中所遇紫衫之人愈加惶惶捏著兩把汗低了眉頭鼻息也不敢出來原來裴令
公開時當在外面私行休貼民情昨日偶到店中遇了唐璧到府去就香黃小娥名字

相見果然十分顏色令公問其來歷唐璧說話相同又討他唐天玲寵看時只見他紫衫
的帶在臂上令公甚是憐憫說道你丈夫在此願一見否乎小娥流淚道紅顏薄命自分水
絕見與不見權在令公賤妾安敢自專令公點頭教他且去密地分付堂候官備下資裝干
費又將空頭告救一道填寫唐璧名字差人到吏部去查他前任履歷及新授湖州參軍文
憑要得重新補給件件完備請唐璧到府唐璧滿肚慌張那知令公一團美意當日令公
開談道昨見你話誠心惻然老夫不能杜絕遺以致足下久曠琴瑟之樂老夫之罪也唐
璧滿席下拜道鄙人身遭顛沛心神顛倒昨日語言冒犯自知死罪伏惟相公海納百川公請
起道今日願吉老夫權為主婚便與足下完婚薄有行資千貫奉助聊表饋贈之意成親之
後便可星飛赴任唐璧只是拜謝也不敢再問赴任之事只聞得宅內一派樂音曉曉打燈
數對女樂一家前導幾個押班老媽相養娘輩簇擁出如花如玉的小娥來唐璧荒欲躲避
老媽道請二位新人就此見禮養娘鋪下紅氈黃小娥和唐璧做一對兒立了朝上拜了四
拜令公在傍答指早有肩輿在所事外伺候小娥登輿一徑抬到店房中去了令公分付唐
璧速歸逆旅勿誤良期唐璧跑向店中只听得人言鼎沸舉目看時慌列得絹帛盈箱金錢
滿篋就是起程那雨洞堂吏看守著唐璧到來親自交割又有個小小篋兒令公親到
封的拆開看時乃官誥在內復除湖州司戶參軍唐璧喜不自勝當夜與黃小娥就在店中
權作洞房花燭這一夜歡情比著尋常畢媾的更自得意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不似從前情緒惡

唐璧此時有婿有官又有了千貫資裝分明是十八層地獄的苦鬼直升至三十三天去了若非裴令公仁心慷慨肯周旋得人十分滿足次日唐璧又到裴府謁謝令公預先分付門吏辭回不勞再見唐璧回寓重理冠帶再整行裝在京中買了幾個僮僕跟隨兩日死回到家鄉見了岳丈黃天學好似枯木逢春柳絲再續歡喜無限過了幾日夫婦雙雙往湖州赴任感激裴令公之恩將沉香雕成小像朝夕拜禱願其綿延後來裴令公壽過八旬子孫蕃衍人皆以為除德所致詩云
無室無官苦莫論
周旋好事賴洪恩
人能步步存陰德
福祿綿綿及子孫

第四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區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掃蕩殘胡立帝畿
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
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
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笑華胥世
水永金甌共日輝

這首詩單誇我朝遼京建都之盛說起燕都的形勢北倚雄關南歷區區實乃金城天府萬年不拔之基常先洪武掃蕩胡虜定鼎金陵是為南京到永樂主從化平起兵靖難遷於燕都是為北京只因這一遷把个苦寒也面變作花錦世界自永樂主九傳至於萬曆主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大子這位天子聰明神武德福兼全十歲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處亂那三處
西夏季承恩
日本關白平秀吉
播川場應龍
平秀吉侵犯朝鮮李承恩楊應龍是土宜謀叛先後削平遠夷莫不畏服爭來朝貢真個是
一八有慶民安業
四海無虞國太平
話中單表萬曆二十年間日本國關白作亂侵犯朝鮮朝鮮國王上表告急天朝發兵從海往救官戶部官奏准口今兵興之際糧餉未充暫開納粟入監之例原來納粟入監的有幾般便宜好讀書好利舉好中結未來又有個小小前程結果以此宦家公子富貴子弟到不
今古奇觀 卷五

願做秀才都云拔例做大學生自開了這例兩京太學生合添至千人之外內中有一人姓李名甲字十先浙江紹興府人氏父親李布政所生三子惟甲居長自幼讀書在庠未得登科拔例入於北雍因在京坐監與同鄉柳選春監生同遊教坊司院內與一個名姬姓杜名微排行第十院中都稱爲杜十娘生得

渾身雅麗暹體嬌香水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雨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自家樊素可憐一片無瑕玉誤落風塵花柳中

那杜十娘自十三歲破瓜今一十九歲七年之內不知曆過了多少公子王孫一個個情迷意蕩破家害家座而不惜院傳出四句已號來道是

坐中若得杜十娘

斗筲之飲飲千觴

院中若識杜老微

千家粉面都如鬼

却說李公子風流年少未逢美色自得了杜十娘意出望外把花柳情懷一擔兒挑在他身上李公子俊俏的龐兒溫存的性兒又是撒漫的手兒幫襯的勸兒與十娘一般兩好情投意合十娘因見場兒貪財無義久有從良之志又看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李公子懼怕父親不敢應承雖則如此兩下情好愈密朝歡暮樂終日相守如夫婦一般海誓山盟各死他志真個是

恩深似海恩無底

義重如山義更高

再說杜媽媽女兒被李公子占住別的富家巨室聞名上門求一見而不可得初時李公子散漫用錢一如養土媽媽着肩銷笑奉承不暇日往月來不覺一年有餘李公子裏窩漸漸稍虛手不應心媽媽也就怠慢了老布政在家聞知兒子鬧院幾遍音來喚回家去他迷戀十娘顏色日逐日延捱後來聞知布政在家發怒越不敢回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疎那杜十娘與公子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媽媽幾遍教女兒打發李甲出院見女兒不開口又幾遍將言語觸笑李公子要激怒他起身公子性本溫克詞氣愈和媽媽復奈何日逐只將十娘叱罵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新門庭鬧如火錢帛堆如塚自從那李甲在此混賬一年有餘莫說新客連舊主顧都斷了分明接一個鐘燒老運小鬼也沒得上門弄得名娘一家人家有氣無烟成什麼模樣杜十娘被罵耐性不住便自答道那李公子不是空手到門的亦嘗費過大錢來媽媽道彼一時此一時爾只教他今日費些小錢兒把與老娘辦些柴米養爾兩口也好別人家養的兒女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只白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上到替爾這小賤人白白養着窮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爾對那窮漢說有本事出幾兩銀子與我到得爾跟了他去我別討個了頭過活却不爾使十娘道媽媽說話是真呈假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感道老娘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必要他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別人千兩銀子也討得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個粉

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日沒有來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抓打那光棍出去那時真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辦得來只是三日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窮漢一雙赤手便限他百日他那里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面料也無頭上門那時重整家風嫩兒也無得話講等處這看汝面便寬到十日第十日沒有銀子不干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無顏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五十一歲了又幸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爾拍掌為定若翻悔時做猪做狗

從來海水斗難量

可笑處安意不良

料定窮儒囊底竭

故將財禮難嬌娘

是夜十娘與公子在枕邊議及終身之事公子道我非無此心但教坊落壽其費甚多非千金不可其囊空如洗如之奈何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那君遊資雖罄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為君之所有肯受處婆之氣公子道親友中為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東裝起身各家告辭就開口借貸路費湊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了十娘出行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公子道不須分付公子出了院門來到三親四友處假說起身告別衆人到也歡喜後來做到路費欠缺意欲借貸常言道說着錢便無緣親友們就不招採他門也見得是道看那李公子是風流

浪子迷戀烟花年許不歸父親都為他氣壞在家今日雖要回未知真假倘或說騙盤纏到手以去還脂粉錢父親知道好意反成惡意始終是一怪不如辭了乾淨便回道今日正值空之卻不能相濟慚愧憐人如此個個皆然並無有個慷慨丈夫真願日許兩一十二十兩李公子一連奔走了三日分毫無獲又不敢回決十娘權且含糊答應到第四日又無想頭就羞回院中平日問有了杜家連下處也沒有今日就無處投宿只得往同鄉劉生寓所借歇柳遇春見公子愁容可掬問其來歷公子將杜十娘願嫁之情備細說了遇春搖首道未必那杜微郎中第一名姬要從良時怕沒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禮那嫩兒如何只要三百兩想鴛鴦怪雨無雙使用自古住他的女兒設計打發爾出門那婦人與爾相處已久又豈能面皮不好明言知雨手內空虛故意將三百兩賣個人情限爾十日若十日沒有雨也不好上門使上門時他會說爾笑爾落得一塊糞渣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烟花逐客之計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不如早早開交為上公子聽說半向無言心中疑惑不定遇春又說足下草要辭了主意爾若真個還鄉不多幾兩盤費豈有人搭救若是要三百兩時莫說十日就是十個月也難如今的情誰肯願從急一字的爾烟花也算定兩沒虛告債故意設法難爾公子道仁兄所見良是口裡雖如此說心中割捨不下依舊又往外邊東央西告只時夜裡不進院門了公子在柳監生寓中一連住了三日共是六日了杜十娘連日不見公子進院十分着急就教小廝四見街上去尋四見尋到大街恰好遇見

公子四見呼道李姐夫娘在家中望爾公子自覺無顏回復道今日不得工夫明日來罷四見奉了十娘之命一把扯住死也不放道娘叫我討時必同回去一遭李公子心上也掛著表子沒奈何只得隨四見進院見了十娘嘿無言十娘問道所謀之事如何公子眼中流下淚來十娘道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淚而言道出二句

不信上山擒虎易

果然開口告人難

一連奔走六日並無銀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這幾日不敢進園今日承命呼喚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如此十娘道此言休使虛度知道那君今夜且住妾別有商議十娘自備酒肴與公子權飲睡至半夜十娘對公子道那君果不能辦一錢那妾終身之事當如何也公子流涕不能答一語漸漸五更天曉十娘道妾所臥智得內藏有碎銀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即君可持去三百金妾在其半即君亦謀其半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勿遲慢十娘起身將銀付公子公子驚喜過望喚童兒持符而去遲到柳遇春寓中又把夜來之情與遇春說了將褥折開看時架中都裹著零碎銀子取出見時果是一百五十兩遇春大驚道此婦真有心也既係真情不可相負吾當代為足下謀之公子道倘得玉成決不負當下柳遇春留李公子在寓自家到各處去借貸兩日之內湊足一百五十兩交付公子道吾代為足下告債非為足下實憐惜十娘之情也李申拿了三百兩銀子喜從天降笑逐顏開欣欣然來見十娘剛是第九日還不足十日十娘問道前日分毫難措今日如何就

有一百五十兩公子將柳監生事情又述了一遍十娘以手加額道使吾二人得遂其願者柳君之力也兩個歡天喜地又在園中過了一晚次日十娘早起對李申道此銀一交便送隨郎君去矣舟車之類自當備妥昨日於姊妹中措得白銀二十兩郎君可收下為行資也公子正愁路費無出但不敢開口得銀甚喜說猶未了攜兒恰來敲門叫道娘兒今日是第十日了公子問財罄戶相延道承媽厚意正欲相請便將銀三百兩放在樟上鴉兒不料石了有銀哩然變色似有悔意十娘道兒在媽家中多年所致金帛不下數千金矣今日從良美事又媽親口所許三百金不欠分毫又不曾過期倘若媽媽失信不許郎君持銀去兒則刻自盡恐那時人財兩失悔之無及也鴉兒無謂以對腹內籌畫了半個只得取天平秤准了銀子說列事已如此料留汝不住了只得泣要去時即今就去平時穿衣戴飾之類竟齊齊收拾罷將公子和十娘推出房門拿鎖出落了鎖此時九月天氣十娘纔下床尚未梳洗隨身著表就拜了媽媽兩拜李公子也作了一揖一夫一婦出了廣婆大門

鯉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公子教十娘且住片時我去喚個小轎攬兩權往柳家別室所去再作道理十娘院中道諸姊妹幸甚相理宜話別况前日又承他借貨賂甚不可不一謝也乃同公子到各姊妹處謝別姊妹中惟謝月朗徐素與杜家相近九與十娘親厚十娘先到謝月朗家月朗見十娘秀容舊彩驚問其故十娘備述來因又引李申相見十娘指月朗道前日路費是此位姐

姐貸郎君可致謝李甲連連作揖月朗便教十娘梳洗一面去請徐素素來相會十娘梳洗已畢謝徐二美人各出所有翠鈿金釧珍寶瑣錦袖花裙帶簪履把柱十娘裝扮得煥然一新備酒飲作慶賀其席月朗讓臥房與李甲甘眠二人過宿次日又大排筵席請院中姊妹凡十娘相厚者無不畢集都與他夫婦把盞稱喜吹彈歌舞各逞其長務要盡歡直敘至夜分十娘向眾姊妹一一稱謝眾姊妹道十娘為風流領袖今從郎君遠去我等相見無日何日長行姊妹們倘當奉送月朗道候有定期小姓當來報信兩姊妹千里開關同郎君遠去雲箋蕭條無約束此乃吾等之事當相與共謀之勿令姊妹有窮途之慮也眾姊妹各唯唯而散是晚公子和十娘仍宿謝家至五鼓十娘對公子道吾等此去何處安身郎君亦曾計議有定著否公子道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歸必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轉尋思尚未有萬全之策十娘道父子天性豈能終絕既於幸難犯不若與郎君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郎君先回求親友於尊大人面前勸解和應然後攜妾于歸彼此安妥公子道此言甚當次日二人起身辭了謝月朗暫往柳監生寓所整頓行裝杜十娘見了柳遇春倒身下拜謝其周全之德畢日我夫婦必當重報春愧忙答禮道十娘鍾情所歎不以貧賤易心此乃女中豪傑僕因風吹火諒區區何足掛齒三人又飲了一日酒次早擇了出行吉日僱倩馬車當十娘又遣童兒寄信別謝月朗臨行之際只見肩輿紛紛而至乃謝月朗與徐素素並眾姊妹來送行月朗道十姊從郎君千里開關中消索吾等甚不能忘情今

各具薄贖十姊妹可檢收或長途空乏不可少助說罷而統人杖三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須臾與馬齊集僕夫催促起身柳監生三孟別酒和眾美人送出崇文門外各各垂淚而別正是
他日重逢難預必 此時分手最堪憐

再說李公子同杜十娘行至潞河舍陸從舟却好有瓜州差使船轉回之便講定船錢包了船口比及下船時李公子囊中並無分文餘剩你道杜十娘把二十兩銀子與公子如何就沒了公子在院中關得衣衫簪纓銀子到手未免在解庫中取贖幾件穿著又製辦了錦蓋刺着只勾驢馬之費公子正當愁悶十娘道郎君勿憂眾姊妹合贈必有所濟乃取鑰開箱公子在箱中自覺慚愧也不敢窺看箱中虛實只見十娘在箱裏取出一個紅絹袋來擡於桌上道郎君可開看之公子提在手巾中覺得沉重而觀之皆是白銀計數整五十兩十娘仍將箱子下鎖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對公子道眾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之即他日登寓吳越開銷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費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處矣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悲意撫慰一路無話不幾日行至瓜州大船停泊岸日公子別僱了民船安放行李約明日侵晨渡江而去其時仲冬中旬月明如水公子相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船之中四顧無人未得暢語今日獨據一舟更無遊息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懷暢飲以

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為何如十娘道妾久疎談笑亦有此心郎君言及足見同志公子
乃擄酒具於船首與十娘對酌並坐傳盃交盞飲至半酣公子執卮對十娘道恩卿妙音六
院推首某相過之初每聞絕談輒不禁神魂之飛動心事多違彼此鬱鬱嗚鳳奏久矣不
聞今清江明月深夜無人肯為我一歌否十娘與亦勃發遂開喉喉唱取扇按拍嗚咽咽
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雜劇上狀元執蓋與彈唱一曲名小桃紅真個

聲飛香漢雲皆駐

灣入深泉魚出遊

却說他舟有一少年姓孫名富字善養徽州新安人氏家資巨富積祖揚州種鹽年方二十
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風流慣向青樓買笑紅粉追歡若嘲風弄月到是個輕薄的頭見事
有偶然其夜在泊舟瓜渡自獨酌無聊忽聽得歌聲嘹亮鳳吟鸞吹不足喻其美起立船頭
佇聽半晌方知聲出隣舟正欲相訪音響像已寂然乃遣僕者潛窺踪跡訪於舟人但曉得
是李相公僱的船並不知歌者來歷孫富想道此歌者必其良家怎生得他一見展轉尋思
運宵不寐推至五更忽聞江風大作及曉形雲密布狂雪亂飛怎見得有詩為證

千山雲樹滅

萬徑人踪絕

孤舟篋笠翁

獨釣寒江雪

因這風雪阻渡舟不得開孫富命艖公移船泊於李家舟之傍孫富忽唱孤裘推窗假作看
雪却值十娘梳洗方畢纖纖玉手渴起舟傍短簾自灑盆中殘水粉容微露却被孫富窺見

了果是國色天香魂搖心蕩迎眸注目等候再見一面查不可異沉思久之乃倚窗高吟
學士梅花詩二句道 雪滿山中高士臥 月明松下美人來

李甲聽得隣舟吟詩卻頭出船外觀看是何人吟咏只因這一看正中丁孫富之計孫富此
時吟時正要引着李公子出頭好乘機攀話當下慌忙舉手就問老兒尊姓何諱李甲道
了姓名鄉貫少不得也問那孫富富也敘過了一會又敘了些太學中的閒話漸漸親
孫富便說道風雪阻舟此乃天遣與尊兄相會實小弟之大幸也再次無聊欲同尊兄上屋
就酒肆中一酌少領清談萬望不拒公子道萍水相逢何當厚接孫富道說那里話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即教艖公打跳重覓張傘迎接公子過船就於船頭作揖然後讓公子先行自
已隨後各各登跳上岸行不數步就有個酒樓一入上樓樓一兩座淨坐頭靠窗而坐酒保
列上酒肴孫富舉杯相勸二人賞雪飲酒先說些斯文中套話漸漸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
是過來之人志同道合說得入港一發成相知了孫富屏去左右低低問道昨夜尊舟清歌
者何人也李甲正要實弄在行遂實說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孫富道既係曲中姊妹
何以歸兄公子遂將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後來如何要嫁如何借銀討他始末根絲備細
述了一遍孫富道見攜履人而歸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否公子道賤室不足慮
所慮者老父性嚴倘費踏踏耳孫富將樣樣便問道既是尊大人未必相容見所携履人
何處安頓亦曾通知履人共計較否公子攬眉而答道此事曾與小妾議之孫富欣然便問

道尊必有妙策公子道他志欲倚居蘇杭流連山水使小弟先回求親友宛轉於家君之前侯家君回嗔作喜然後圖歸高明以爲何如孫富沈吟半晌故作慨然之色道小弟乍會之閒交際言談誠恐見怪公子道正賴高明指教何必謙遜孫富道大人位居方面必服唯唯之嫌平時既怪見非禮之地今日豈容兄要不節之人况且賢親貴友誰不迎合尊大人之意者兄枉去求他必然相拒就有個不識時務的進言於尊大人之前見尊大人意不允他就轉曰了見進不能和睦家廷退無詞以回復尊寵即使流連於山水亦非長久之計萬一資斧用竭豈不進退兩難公子自知手中只有五十金此時費去大半說到資斧用竭更求盡言孫富道諒不聞親還是真說罷公子道但說何妨孫富道古道婦人心性無常况烟花之輩少頃多假他既係大院名妹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見之力牽帶而來以爲他適之地公子道這個恐未必然孫富道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輕薄兒留願人獨居難保無踰牆鑽穴之事若擊之同歸愈增尊大人之怒爲兄之計未有善策况父子天論必不可絕若爲妾而觸父因奴而棄家海內必以兄爲浮浪不經之人異日妻不以爲夫弟不以爲兄同袍不以爲友兄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公子聞言茫然自失移席問計道據高明之見何以教我孫富道僕有一計於兄甚便只恐兄溺枕席之愛未必能行使僕空費詞說耳公子道見誠有良策使弟再觀家園之樂乃弟之愿人也

又何憚而不言耶孫富道兄飄零歲餘餘親懷怒閨離心設身以處兄之地誠恐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寒家蕩產之人不堪杜絕家業耳見今日空手商歸正觸其怒兄能能前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千金以報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曾浪費分毫尊大人必然用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閒言須臾之間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萬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者子被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離絕客歸與商之得其心甘當奉復耳孫富道說話之間宜放婉曲彼既忠心想見必不忍使兄父子分離定欲五成兄還鄉之事矣二人飲了一回酒風停雪止天色已晚孫富教家僮準備了酒錢與公子携手下船正是

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

却說杜十娘在舟中擺設酒果欲與公子小酌竟日未回挑燈以待公子下船子娘起進見公子顏色匆匆似有不樂之意乃滿斟熱酒勸之公子搖首不飲一言不發竟自床上噙了十娘心中不悅乃收拾盥盤爲公子解衣就枕問道今日有何見聞而懷抱鬱鬱如此公子嘆息而已終不開口問了三四次公子已睡去了十娘委決不下坐於床頭而不能寐到夜半公子醒來又歎一口氣十娘道那君有何難言之事須煩嘆息公子擁被而起欲言不語者幾次撲臉敲掉下淚來十娘抱持公子於懷開歌言撫慰道妾與那君情好已及一載千

幸萬昔歷盡艱難得有今日自然相從數千里未曾衰戚今將渡江方圖百年歡笑如何反起
悲傷必有其故夫婦之團死生相共有事儘可商量萬勿諱也公子再四被逼不過只得含
淚而言道僕天涯窮困蒙卿不棄委曲相從誠乃莫大之德也但反覆思之老夫位居友
回拘於禮法況素性方嚴恐添嗔怒必加驅逐你我流落將何底止夫婦之歡難保父子之
倫又經日開蒙新安孫友邀飲為詩及此事寸心如割十娘大驚道郎君意將何如公子
道僕事內之人當局而迷孫友為我畫一計願善但恐恩卿不從耳十娘道孫友者何人計
如果善何不可從公子道孫友各富新安鹽商少年風流之士也夜開闔子清歡因而問及
僕告以來歷并談及難歸之故渠意欲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見吾父母而恩卿
亦得所天但情不能捨是以悲泣說罷淚如雨下十娘放開兩手冷笑一聲道為郎君畫此
計者此人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資既得恢復而妾歸他姓又不致為行李之累請乎請止
乎禮誠兩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裡公子收淚道未得恩卿之諾金尚留彼處未曾過手十
娘道明日早快快應承了他不可挫過機會但千金重事須得足交付郎君之手妾始過
舟勿為費學子所欺時已四鼓十娘即起身挑燈梳洗道今日之粧乃迎新送舊非比尋常
於是脂粉香澤用意修飾花細細極其華艷香風拂拂光采照人裝束方完天色已曉孫
富家童到船頭候信十娘微窺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話及早見足銀子
公子親到孫富船中當面允允孫富道兌銀易事須得雇人輦轎為信公子又回復了十娘

十娘即指指金文具道可使攜去孫富喜甚即將白銀一千兩送到公子船中十娘親自
看足色足數分毫無爽乃手把船船以手指孫富富一見魂不附體十娘罵朱唇開時
道方纔猶子可暫發來內有李郎路引一紙可簡還之也孫富視十娘已為畫中之畫即
家童送那描金文具安放船頭之上十娘取鎖開鎖內皆摺疊小箱十娘呼公子抽第一層
來看只見翠羽明珠瑤簪寶珥充物於中約值數百金十娘遞授之於江中李甲與孫富及
兩船之人無不驚訝又命公子再抽一箱乃玉簪金釵又抽一箱盡古玉紫金玩器約值數
千金十娘遞授於水舟中岸上之人觀者如堵齊聲稱可惜可憐立不知什麼緣故最多
抽一箱箱中復有一匣開匣視之夜明之珠約有盈把其他祖母綠翡翠眼諸般翠寶目所
未觀莫能定其價之多少眾人齊聲喝采讚聲如雷十娘又欲授之於江李甲不覺大悔抱
持十娘慟哭那孫富也來勸解十娘推開公子在一邊向孫富罵道我與李郎備嘗艱苦不
是齊身到此汝以好淫之意巧為誘說一旦破人姻緣斷人恩愛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
必當訴之神明倘妄想枕席之歡乎及對李甲道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為終身之計自
遇郎君山盟海誓自誓不渝前出都之際假托家姊相贈箱中翠鑽百寶不下萬金將憑
色郎君之裝歸見父母或憐妾有心收佐中饋得終委托生死無憾誰知郎君相信不深
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今日當眾目之前開箱出銀使郎君知區區千金未為難
事妾檢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命之不辰風塵困弊甫得脫離又遭棄捐今眾人各有耳目

共作証明不負耶君耶君自負其於是眾人聚觀者無不流涕都唾罵李公子負心薄倖公子大羞又苦且悔且泣方欲向十娘謝罪十娘抱插寶匣向江心一跳眾人急呼撈救但見雲暗江心波濤滾滾杳無踪影可惜一個如花似玉的名姬一旦葬於江魚之腹

三魂渺渺歸水府

七魄悠悠入冥途

當時旁觀之人皆咬牙切齒爭欲拳毆李甲和那孫富慌得李孫二人手足無措感時開地分途遁去李甲在船中看了千金轉憶十娘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孫富自那日要驚病臥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訪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却說柳遇春在京坐監完滿束裝回鄉停船瓜步偶臨江淨臉失墜銅盆於水寬漁人打撈及至撈起乃是個小匣兒遇春啓匣觀看內皆明珠異寶無價之珍遇春厚賞漁人留於床頭把玩是夜夢見江中一女子波瀾而來視之乃杜十娘子近前問福訴以李郎薄倖之事又道向承君家慷慨以一百五十金相助本意息肩之後徐圖報答不意事無終始每每懷盛青恨慙未忘早願會以小匣托他人牽致聊表寸心從此不復相見矣言訖猛驚覺醒方知十娘已死歎息寤自後人評論此事以爲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確確蠢木無定道者猶謂十近每古女伎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於盲人以致知政爲仇萬種恩情化爲流水深可惜也詩歎云

不曾風流真忘談

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

喚作風流也不懶

第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六卷

李誦仙醉草嚇蠻書

堪羨當年李誦仙

蟠島鶴編時彥

書聲和香感遠塞

黃香才子風流盡

吟詩斗酒有連篇

落筆風雲邁古賢

詞賦傾國媚新並

明月長懸宋石邊

話說唐玄宗皇帝朝有個才子姓李名白字太白乃西梁武昭興皇帝李暹九世孫西川錦州人也其母夢長庚入懷而生那長庚星又名太白星所以名之俱用之那李白生得姿容美齊骨格清奇有飄然出世之表十歲時便精通書史出口成章人都誇他錦心繡口又說他是神仙降生以此又呼爲李謫仙有杜工部贈詩爲證

昔年有登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

泊沒一朝伸

文采成珠星

流傳必絕倫

李白又自稱青蓮居士一生好酒不事仕進志欲遨遊四海看盡天下名山嘗遍天下美酒先登峨嵋次居雲夢復隱於徂徠山竹溪與孔巢父等六人日夕酣飲號爲竹溪六逸有人說湖州烏程酒甚佳白不遠千里而往到酒肆中開懷暢飲旁若無人時有迦葉司馬經過問白狂歌之聲遣從者問其何人白隨口答詩四句

今古奇觀

卷六

青蓮居士謫仙人
湖州司馬何須問

酒肆逃名三十春
金粟如來是後身

迦葉司馬大驚問道莫非蜀中李謫仙麼聞名久矣遂請相見留飲十日厚有所贈臨別問
道以青蓮高才取青紫如拾芥何不遊長安應學李白道且今朝政紊亂公道全無請托者
登高第納賄者獲科名非此二者雖有孔孟之賢屍董之才無繇日達白所以流連詩酒免
受盲試官之氣耳迦葉司馬道雖則如此星下誰人不知一到長安必有人薦拔李白從其
言乃遊長安一日到紫極宮遊玩遇了翰林字賀知章適姓適名彼此相慕知章遂邀李白
於酒肆中下榻結為兄弟次日李白將行李搬至賀內翰宅每日談詩飲酒實主其是相得
時光荏苒不覺試期已迫賀內翰道今春南省試官正是楊貴妃兄楊國忠太師監視官乃
大尉高力士二人都是愛財之人賢弟却無金銀買囑他便有冲天學問見不得聖天子此
二人與下官皆有相識下官寫一封劄子去預先囑托或者看潮面一二李白雖則才大氣
高過了這等時勢況且內翰高情不好避阻賀內翰寫了柬帖投與楊太師高力士二人拆
開看了冷笑道賀內翰受了李白金銀預寫封空書在我這裏討白人情到那日專記如有
李白名字卷子不問好歹即時批落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水人盡呈卷子李白
才思有餘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塗抹道
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著襖脫靴喝令將李白推出去

去正是 不願文章中天下

只願文章中試官

李白被試官屈批卷子怨氣冲天回至內翰宅中立誓久後吾若得志定教楊國忠磨墨高
力士與我脫靴方纔滿願賀內翰勸白且休煩惱權在舍下安歇待三年再開試場別延試
官必然登第終日共李白飲酒賦詩日往月來不覺一載忽一日有番使齎國書到朝廷差
使命急宣賀內翰陪接番使在館驛安下次日開門舍人接得番使國書一道玄宗敕宣翰
林學士稱國番書全然不識一字拜伏金階啓奏此書皆是鳥獸之跡臣等學識淺短不識
一字天子問奏將與南省試官楊國忠開讀楊國忠開看雙目如盲亦不曉得天子宣開漸
朝文武並無一人曉得不知書上有何吉凶言語龍顏大怒喝罵朝臣任有許多文武並無
一個能學之士與朕分憂此書識不得將何回答發落番使却被番邦笑恥欺侮南朝必動
干戈來侵邊界如之奈何敕限二日若無人識此番書一榮停俸六日無人一榮停職九日
無人一榮問罪別選賢良共扶社稷聖旨一出諸官默然無言再無一人敢奏天子轉添煩
惱賀內翰朝朝回家將此事述于李白白微微冷笑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爲官不得
與天子分憂賀內翰大驚道想必賢弟博學多能辨識番書下官當於駕前併奏次日賀知
章入朝越班奏道臣啓陛下臣家有一秀才姓李名白博學多能要辨番書非此人不可天
子准奏即遣使命齎詔前去內翰宅中宣取李白李白告天使道臣乃遠方布衣無才無識
今朝中有許多官僚都是飽學之儒何必問及草莽臣不敢奉詔恐得罪於朝貴說這句恐

今古奇觀

卷六

一

然有不樂之色聖旨番使入朝番使山呼見聖已畢李白紫衣紗帽飄然有神仙凌雲之態手捧香書立於左側社下朗聲而讀一字無差番使大駭李白道小邦失禮聖上洪度如天置而不較有詔批答汝宜靜聽番官戰兢跪於階下天子命設七寶床於御座之傍取了閣曰玉硯象管更毫筆獨草龍香墨五色金花箋排列停當賜李白近御榻前坐錦撤草詔李白奏道臣靴不淨有汚前席望皇上寬恩賜臣脫靴結襪而登天子准奏命一小內侍與李學士脫靴李白又啟奏道臣有一言乞陛下赦臣狂妄臣方敢啟奏天子道任卿失言朕亦不罪李白奏道臣前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吩咐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日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二人心裏暗暗自揣前日場中輕薄了他這樣書生只好與我們磨墨脫靴今日恃了天子一時寵幸就來還話報復前仇出於無奈不敢違背聖旨正是敢怒而不敢言常言道冤家不可結結了無休歇 侮人還自侮 說人還目說

看了各各駭然天子命李白誦之李白就御座前朗誦一遍 大唐開元皇帝詔諭渤海國毒自昔石卵不敵蛇龍不關本朝應運開天富有四海將勇卒精甲堅兵銳韻利背盟而被擒獲發歸而納誓新羅奏織錦之類天竺致能言之鳥波斯獻捕鼠之蛇拂菻進史馬之狗白鷓鴣來自詞陵夜光珠貢於林邑骨利幹有名馬之納泥婆羅有良醪之獻無非畏威懷德實靜求安高麗拒命天討再加傳世九百一朝殄滅豈非逆天之咎徵衛太之明鑒與况爾海外小邦高麗附國比之中國不過一郡土馬芻糧萬分不及若蝗若鼠逞鴉不逞天兵一下千里流血君同頡利之俘國為高麗之續方今聖度汪洋怒爾狂恃急宜悔禍修歲事毋取殊優為四夷笑爾其三思哉故諭

天子聞之大喜再命李白對番官面宣一通然後用寶入函李白仍叫高大尉著靴方纔下殿喚番官聽詔李白重讀一遍讀得聲韻鏗鏘番使不敢則聲面如土色不免山呼拜舞辭朝賀內翰送出都門番官私問道適纔讀詔番何人內翰道姓李名白官拜翰林學士番使道多大的官使太師捧硯太尉脫靴內翰道太師太尉親臣不過人間之極貴那李學士乃天上神仙下降贊助天朝更有何人可及番使點頭而別歸至本國與國王述之國王看了圖書大驚與國人面議天朝有神仙贊助如何敵得寫了降表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却說天子深敬李白欲重加官職李白啟奏臣不願受職願得道遠好證供奉御前如漢東方朔故事天子道卿既不受職朕所有黃金白璧奇珍異寶惟卿所取

李白奏道臣亦不願受金玉願得從陛下遊幸日飲美酒三千觴是矣天子知李白清高不
忍相強從地時賜宴留宿於金鑾殿中訪以政事恩幸日隆一日李白乘馬遊長安街忽
聽得鑼鼓自鳴見一簇刀斧手擁著一輛囚車行來白停驂問之乃是并州解州失機將宜
今押赴東市處斬那囚車中囚著個美丈夫生得甚是英偉叩其姓名聲如洪鐘答道姓郭
名子儀李白相他容貌非凡他日必為國家柱石遂喝住刀斧手待我親往駕前保奏眾人
知是李誦仙學士御手調羹的誰敢不依李白當時回馬直叩宮門求見天子詞了一道赦
教親往東市開讀打開囚車放出子儀許他帶罪立功子儀拜謝李白注命之恩哭日銜環
結草不最忘報此事擱起不題是時宮中最重木芍藥是楊州真來的如今叫做牡丹花唐
時謂之木芍藥宮中種得四本開出四樣顏色那四樣

大紅 深紫 淺紅 通白

玄宗天子移植於沉香亭前與楊貴妃娘娘賞玩詔梨園子弟奏樂天子道對妃子賞名花
新花安用舊曲遂命梨園長李龜年召李學士入宮有內侍說道李學士往長安市上酒肆
中去不龜年不往大街不走二市三還尋到長安市去只聽得一個大酒樓上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為醒者傳

李龜年道這歌的不是李學士是誰大踏步上樓梯來只見李白獨占一個小小座頭桌上
花瓶內供一枝碧桃花獨自對花而酌已啜得酩酊大醉手執巨觥兀自不放龜年上前道

聖上在沉香亭宣召學士快去與酒客聞得有聖旨一時驚駭都站起來觀看李白全不
理張開醉眼向龜年念一句陶淵明的詩道是 我醉欲眠君且去

念了這句詩就瞑然欲睡李龜年也有三分主意向樓窗下一招七八個從者一齊上樓不
絲分說手忙脚亂招李學士到於門前上了五花驄眾人左扶右持龜年策馬在後相隨直
跑到五鳳樓前天子又差道內侍來催促了教賜走馬入宮龜年遂不扶李白下馬同內侍
幫扶直至後宮過了興慶池來到沉香亭天子見李白在馬上雙眸緊閉兀自未醒命內侍
鋪紫氍毹於亭側扶白下馬少臥親往省視見白流涎沫天子親以龍袖拭之貴妃奏道
妾聞冷水沃面可以解醒乃命內侍汲興慶池水使宮女含而噴之白夢中驚醒見御駕大
驚俯伏道臣該萬死臣乃酒中之仙幸陛下恕臣天子御手攬起道今日同妃子賞名花不
可無新詞所以召卿可作清平調二章李龜年取金花牋授白白帶醉一渾立成三首其一

日 雲想衣裳花想容

春風拂檻露華濃

其二 若非翠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三 一枝紅艷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

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干

天子覽詞稱美不已似此天才豈不雁例翰林院許多學士即命龜年按調而歌梨園眾子弟絲竹並進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歌畢貴妃斂袖中再拜稱謝天子道莫謝朕可謝學士也貴妃特玻璃七宝杯親酌西涼葡萄酒命宮女賜李學士飲天子敕賜李白邊遊內苑令內侍以美酒隨後恣其酣飲自是宮中內宴李白每每被召連貴妃亦愛而重之高力士深恨脫靴之事無可奈何一日貴妃重吟前所製清平調三首倚欄嘆美高力士見四下無人乘間奏道奴婢初意娘聞李白此詞怨入骨髓何反奉拳如是貴妃道有何可怨力士奏道可憐飛燕倚新粧那飛燕姓趙乃西漢成帝之后則今書圖中畫著一個武士手托金盤盤中有一女子舉袖而舞那個便是趙飛燕生得腰肢細軟行步輕盈若人于執花枝顛顛然成帝寵幸無比誰知飛燕私與燕赤鳳相通匿於複壁之中成帝入宮聞壁衣內有人咳嗽聲搜得赤鳳殺之欲廢趙后賴其妹合德力救而止遂終身不入正宮今日李白以飛燕比娘此乃謗毀之語娘恨何不熟思原來貴妃那時以胡人安祿山為養子出入宮禁與之私通滿宮皆知只瞞得玄宗一人高力士說飛燕一事正刺其心貴妃於是心下懷恨每於天子前說李白輕狂使酒無人臣之禮天子見貴妃不樂李白遂不召他內宴亦不留宿殿中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傷天子有疎遠之意屢次告辭求去天子不允乃益縱酒自廢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暹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友時人呼為飲中八仙却說玄宗天子心下實是愛重李白只為宮中不甚相得所以疎了些兒見李白屢次乞歸無心戀闕

乃向李白道卿雅志高蹈許卿新還不日再來相召但卿有大功於朕豈可白手還山卿有所需朕當一一給與李白奏道臣一無所需但得杖頭有錢日沽一醉足矣天子乃賜金牌一面牌上御書敕賜李白為天下無雙學士消遙落托秀才逢坊喫酒遇庫支錢府給千貫照給五百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失敬者以違詔論又賜黃金千兩錦袍玉帶金鞍龍馬從者二十人白頭頭謝恩天子又賜金花二朵御酒三杯於駕前上馬出朝百官俱給假携酒送行自長安街直接到十里長亭檣壘不絕只有楊太師高太尉二人懷恨不遂內中惟賀內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流連三日而別李白集山有還山別金蘭句已詩略云

恭承丹鳳詔 歡起烟蘿由 一朝去金馬 飄落成飛蓬
聞來東武吟 曲盡情未終 書此謝知己 扁舟尋釣翁
李白錦衣紗帽上馬登程一路只稱錦衣公子果然逢坊飲酒遇庫支錢不一日回到錦州與許氏夫人相見官府聞李學士回家都來拜賀無日不醉日往刀來不覺半載一日白對許氏說要出外遊玩山水打扮做秀才模樣身邊藏了御賜金牌帶一個小僕騎一健驢任舊而行府縣酒食照牌供給忽一日行到華陰界上聽得人言華陰縣知縣貪財害民李白生計要去治他來到縣前令小僕退去獨自倒騎驢子於縣門首連打三回那知縣在廝上取問公事見了連聲可惡可惡怎敢調戲父母官速令公吏人等拿至廝前取問李白

微微詐醉連問不答知縣令獄卒押人牢中待他酒醒着他好生供狀來日決斷獄卒將李
白領入牢中見了獄官揪鬚長笑獄官道這想此人是風顛的李白道也不風也不顛獄官道
既不風顛好生供狀你是何人爲何到此騎驢擔突縣主李白道要我供狀取紙筆來獄卒
將紙筆置於案上李白扯獄官在一邊說道讓開一步待我寫獄官笑道且看這風漢寫出
甚麼來李白寫道 供狀錦州人姓李單名白弱冠廣文章揮毫神鬼泣長安列八仙竹溪
稱六逸曾草嚇蠻書聲名播絕域玉輦每趨陪金鑰爲寢室喚喚御手調流涎御袍拭高
大尉脫靴楊太師磨墨天子殿前尚谷吾乘馬行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人請驗金牌便
知來歷

寫畢遞與獄官看了獄官嚇得魂驚魄散低頭下拜道學士老爺可憐小人蒙官發遣身不
絲已萬望海涵赦罪李白道不干何事只要你對知縣說我奉金牌聖旨而來所得何罪拘
我在此獄官拜謝了卽忙將供狀呈與知縣并進有金牌聖旨知縣此時如小兒初聞霹靂
無孔可避只得同獄官到牢中參見李學士叩頭哀告道小官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犯乞
賜濟憫在職請官開知此事都來拜求請學士到所上正面坐下衆官庭參已畢李白取出
金牌與衆官看牌上寫道學士所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有不敬者以違詔論汝等當得何
罪衆官看罷聖旨一齊低頭禮拜我等都該萬死李白見衆官苦若哀求笑道你等受國家
爵祿如何又去貪財害民如若改過前非方免汝罪衆官聽說人人拱手個個遵依不敢再

見就在廳上大排筵宴管待學士飲酒三日方散自是知縣洗心滌慮遂爲良牧此信此於
他郡都猜道朝廷差李學士出外私行觀風老政無不化食爲廉化殘爲善李白這便請親
燕管齊樂吳楚無不流連山水極詩酒之趣後因安樂山反叛明皇車駕幸蜀詔於軍
中望見於佛寺白道亂隱於廬山永王瑒時爲東南節度使陰有乘機自立之志聞白之
才強逼下山欲授僱職李白不從拘留於幕府未幾肅宗卽位於靈武拜郭子儀爲天下足
馬大元帥克復南京有人告永王瑒謀叛肅宗卽遣子儀移兵討之永王兵敗李白方得脫
身逃至潯陽江日被守江把總擒拿把做叛賊解到郭元帥軍前子儀見是李學士卽渴退
軍士親解其縛置於上位納頭便拜道昔日長安東市若非恩人相救焉有今日卽命治酒
慶賀連夜修本奏上天子爲李白辨冤卽追敘其嚇蠻書之功薦其才可以用大用此乃拖恩
而得報也正是 兩葉萍蓬歸大海 人主何處不相逢
時楊國忠已誅高力士亦遠貶他方玄宗皇帝自蜀迎歸爲太上皇亦對肅宗稱李白奇才
肅宗乃微白爲左拾道白嘆宦海沉迷不得道遂自在辭而不受別了郭子儀遂泛舟遊河
庭岳陽再過金陵泊於采石江邊是夜月明如晝李白在江頭暢飲忽聞天際樂聲嘖嘖
漸近舟次舟人都不聞只有李白聽得忽然江中風浪大作有鯨魚數丈奮鬣而起仙童二
人手持旌節到李白面前口稱上帝奉迎星主還位舟人都驚倒須臾甦醒只見李學士坐
於龍背音樂前導騰空而去明日將此事告於當塗縣令李陽冰陽冰且表奏聞天子救建

李白仙祠於采石山上春秋二祭到宋太平興國年間有書生於月夜渡采石江見錦帆西

來船頭上有白牌一面宴伯伯二字書生即吟吟二句道

誰人江上稱詩伯

錦繡文章借一觀

舟中有人和云

恐驚星斗落江寒

夜靜不堪題絕句

書生大驚正欲傍舟相訪即脂泊於采石之下舟中人裝衣鈔帽飄然若仙遲授李謫仙祠

中書生隨後求之祠中並無人跡方知和詩者即李白也至今人稱酒仙詩伯皆推李白為

第一云

嗚呼書輩見天才

天子調羹親賜來

一自騎鯨天上去

江流采石有餘哀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